

## 爱车伴我行

□白强

生逢盛世,买车换车成为大部分人的必选题。我的爱车买于2006年5月。历经数次突发事故,车子零部件已老化,开着它感觉“不踏实”、“于心不安”,不得不推向二手车市场。好多人十年左右就要换车,我的车龄已经很长了。当说起这辆车当年花了27万元时,大家都有点吃惊,认为要是用这笔钱买了房,肯定能赚一票。单纯从经济角度看,买房优于买车,但我亦无怨无悔,毕竟风风雨雨,这辆爱车陪伴我走过了15年挂零的春夏秋冬。时光可带走许多东西,比如顺境逆境,但带不走我对爱车的记忆。

爱车助我旅游。2004年11月,我刚拿到驾照,从友人那里先借后转让来一辆富康二手车,用来练手代步,当然也出过远门,上过高速。我真正的第一辆私家车系上汽大众帕萨特领驭1.8T,质量、配置尚可。这样我与妻子在节假日开着它,东西南北中,先后到过福建厦门,苏北盐城,苏南苏锡常、南通,安徽黄山、合肥、灵璧、凤阳小岗村,江西南昌、九江、景德镇。浙江省内各地级市、宁波各区(县、市)跑遍,上海、杭州不下数十次。尤其是2008年元旦自驾到厦门,被视为“壮举”。因为那时自驾游还不时兴,不是专职司机单日驱车1000余公里尚不多见,尤其像我这样不惑之年才学会开车的人。

最好的时光在路上,最美的自己在远方。自驾游助我领略祖国大好河山,增长见识,激发写作灵感,生活多了奔头。人因车而远行,车因人而闪亮。观天下景,听四方音,尝百家菜,留下美好的回忆,成为生命中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
爱车帮我尽孝。当我拥有私家车时,曾在四明山参加革命工作的岳父大人的身体已不能坐车。不然可越过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,带他去常念叨的嘉兴海宁老家探亲。我高堂父母健在时,岳母和他们一起乘坐我的爱车,去过沪杭甬,到过绍兴、舟山、鄞州等地。有一两年,他们想去哪里走走看看,只要在四小时交通圈内,我就开到哪儿。依稀记得父母第一次坐上我的私家车时,显得笑容满面。后来父母先后得病,靠爱车送他们上医院、抓药、送饭,前前后后跨时7年有余。也曾载着未成年的侄子、外甥研学旅行。如今岳母已届米寿,祝愿能多乘坐几年,可惜已不能长时间坐车。

爱车乃儿子流动的书房。我拥有私家车时,儿子刚读初中。他喜滋滋地坐上私家车,里面放上零食、课外书和望远镜之类的玩具。他在车上吃早餐、做作业、听音乐和打盹,有时打开天窗看景色、透空气。我或妻子驾车捎他上下学,旅游、做客、购书。自行车、摩托车、私家车,座驾与时俱进,儿子也一天天长。读大学后,儿子不常坐私家车了,但要送他去机场、高铁站,节假日回家接机接站。有了爱车,方便了许多。现在儿子也拥有了驾照和私家车,只是我们难得有坐他车的机会。

生活已离不开车。一旦出门没车开,若有所失。虽有时遇到堵车,但堵车不堵心。我不是车迷但已是车友。今年金九时节,我新买了一辆新款帕萨特精英版。人非草木,习惯了,忘不了,还可拿上一笔以旧换新置换款,何乐而不为!

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好好保养,乐观健康地生活着,争取再开十年、十几年。看远山近水,望云卷云舒,听暮鼓晨钟,伴冬去春来,驶向更远更美的地方。

## 妈妈的叮嘱

□成迪夫

那天,儿子出门前刚说道别,他妈就来一句:“外面冷,多穿点!”儿子吃惊地望着他妈说:“什么啊?妈你没烧糊涂吧?现在是高温天!”说完凑上前试图去摸他妈的额头,他妈一怔马上推开儿子的手,尴尬地呵呵笑笑:“哦!说急了!我是说多穿点防晒,东西都带上了吧?”随即岔开话题,儿子“切!”的一声扮个鬼脸闪身出去了。

“外面冷,多穿点!”这是母亲对孩子永远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仿佛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就像见面打招呼“吃了没?”一样。不分寒暑,与母亲见面总要上前捻一下你衣服的厚薄,拉拉你的手可不单是亲昵,更主要的是试试你的体温,怕你穿少了着凉。无论远近,电话那端始终能听到那句:“衣服多穿点,身体小心!”你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,离开母体后对你的关切从未停止。

从记事起,母亲白天都在忙农活,晚上很大一部分时间,都是在煤油灯下纳鞋底、织毛衣和缝缝补补。我们从小到大,她似乎有纳不完的鞋底和织不完的毛衣。母亲经常让我们脚踩在旧报纸上画个脚样,将旧衣裤扯开,照着脚样开始剪鞋样,再一层一层地用浆糊粘在一起做成毛坯,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,左手捏住鞋底,右手的拇、食、中三指用力把住针,用顶针顶住针“屁股”,使劲往厚厚的鞋底上推压,开始一针一针地纳鞋底。安静的晚上,“沙、沙、沙……”的抽线声格外清晰,时不时扬起胳膊用针在头皮上抹几下,似乎是在给针润滑。一双双结实实的鞋底得纳一星期左右,针迹细而密,做成鞋大概要半个来月。中学之前,无论单鞋还是棉鞋,都是母亲手工做的,母亲常说“寒从脚起”,决不能让双脚受冻,那时我们就有穿不完的布鞋。

窗外的西北风在“呜呜”作响,我们哥俩相互依偎,赖在暖暖的被窝里不肯起床,母亲会唱着铿锵有力的歌曲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……”来叫唤,当听到“胜利”两字,我俩会一骨碌窜出被窝,母亲在一旁分别递上事先准备好的衣裤,一边指挥一边监督,生怕我们“漏穿”了哪件织了抽、抽了织的毛糙的“骆驼牌”毛衣(当年的毛线品牌),然后麻利地帮我们里外捋一遍,将哥俩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,像个粽子似的,随后上下打量一番,满意地来一句“冻勿煞哉(冻不着了)!”才放心地将我们放出房间。

前几天外面刚刚刮起了一点小风,老母亲就赶紧催着全家上下“总动员”——添加衣物,免得受寒。晚上我下楼去扔垃圾,刚起身要出门,母亲在背后就追上一句:“加件衣服再下去吧,外面冷。”我回了句“我晓得咧(知道了)”就要往外走,见我在敷衍她,母亲转身一脸不悦地嗔嗔叨上了:“都50的人了,一眼(点)勿不注意,还勿让人省心……”我已搭在门把上的手又不得不收了回来,默默地在外套上又披上了一件外套……

记得奶奶临走前,已经老年痴呆,又因骨折卧床近半年,极少说话了。一次见到我爸走到床前,忽然她两眼泛光,明显兴奋起来,挣扎着想起身,似乎又有点愠怒地嗔嗔道:“外面冷,咋穿这么少?快去多穿点!”七十来岁的老爸先是一愣,随后孩子般地应道:“哦哦!我马上去穿。”这时,奶奶那张沟沟坎坎山核桃般的脸上,开始慢慢舒展开满意的笑容,老爸的眼中也渗出明显的亮晶晶。看来无论多大年纪,在母亲的眼里始终还是孩子。

有一种冷,叫做妈妈觉得你冷。这种冷,听得耳朵已经起茧,内心却温暖无比,那是一种享受母爱的幸福。

编辑 7026 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